

萬有文庫

第二集七百七種

王雲五主編

興登堡自傳

(三)

興登堡著
魏以新譯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興登堡自傳

(三)

著者 興登堡
譯者 以新

著者 興登堡
譯者 以新

被召至最高統帥部

野戰軍參謀總長

皇帝召我討論關於軍事狀況和意見，大家都知道，這不是第一次。所以這一次，我也忖度陛下要親自口頭詢問我對於某種問題的觀察。我以為只是短時間的留住，所以只帶了短期必需的行李。八月二十九日上午，我同我的參謀長到普勒斯。軍事內局局長受皇上的付託在車站上迎接我。我從他口裏才聽到為我和魯登多爾夫將軍預備的新任命。

我在普勒斯宮殿前面，遇着大元帥自己。他等着皇后陛下下來，她從柏林在我後不久達到普勒斯。皇上問候我，馬上稱我做野戰軍參謀總長，稱魯登多爾夫將軍做我的參謀次長。首相也從柏林來了，陛下在我面前向他報告參謀長的更動，我看他也同我一樣詫異。因為這塊也有不少的謠傳，

所以我提一提。

從我前任手裏接收職務，不久就實行了。福根海（von Falkenhayn）將軍握手告別時說：『上帝助您和我們祖國！』

我們忽然被召就新職務的原因，我在接收我的新位置時和以後，都沒有聽見我皇上說過，他每提到我的前任總是很尊敬的。我沒有傾向，確定這種事情使有純粹歷史價值，但那時我也沒有工夫，因為不只是一天一天，就是一點鐘一點鐘裏，也有急待解決的事。

一九一六年八月底之戰況

作戰領袖在當時戰事狀況之下更替，據我頭幾天所得的印象，戰況如下：

西線的情形不是沒有憂慮。維爾登還沒有落到我們手裏，法國軍隊在要塞北方和東北組成一個巨大的火弓，我們想把它擊碎的希望也沒有實現。我們在那塊攻擊的結果，愈過愈沒有希望，

但是這個企圖還沒有放棄。索姆河畔的戰爭兩月來就停止了。我們在那塊從一個危機走到另一個危機裏。我們的戰線時常都在幾乎要被撕破的狀態裏。

在東方，俄軍在喀爾巴阡山東南部的攻擊，一直衝到了山脊上。以現在足供調遣的兵力，抵禦新的進擊，是否可以固守匈牙利國土的這個最後保護壁壘，照直到現在所產生的各種事變看來，不得不令人懷疑。又喀爾巴阡山西北前面一帶情形也異常緊張。雖然俄國人在那塊，這時候攻擊得緩和了些，但是不能希望這種安靜能夠持續長久。

因為加里西亞陣線的潰敗，奧匈在提羅耳（Tirol）南部的攻擊不得不停止。意大利又在伊孫左河（Isonzo）畔攻擊。這些戰爭都在非常消耗奧匈兵力，該軍在那塊極困難情形之下，與數倍大敵對峙，得着極高的榮譽。

最後，這時候巴爾幹的情形，為全局，為目前困難也很重要。我們鼓舞保加利亞在馬其頓向薩拉意（Sarail）^①的進攻，在初期勝利之後，也不得不停止。與這次攻擊相連的政治目的，為阻止

① 駐薩洛尼亞（希臘）之法英聯軍總司令。

羅馬尼亞參戰，也沒達到。

這時候的優勢，到處都在敵人手裏，我們應該算着，敵人要用一切兵力，繼續壓迫我們。協商各國必須在一切戰線上，預備最大的努力和嚴重的犧牲，才能盼望戰事或許不久有個勝利的終局。自然他們都要拚命，來參與刺死德奧的工作，羅馬尼亞向那工作吹着一定得勝的喇叭！

德國和奧匈軍隊目前可以自由使用的預備軍都很少。現在站在被恐嚇的七堡（Ziethen）和羅馬尼亞邊境上的，只是少數的前哨兵，大部分財政稅關的衛隊。戰倦了的奧匈各師團，一部分是不能用以作戰的殘餘零碎，紮在七堡內部。在那塊已經配備好了，或正在配備的新部隊，可以認真抵抗羅馬尼亞侵入境內的，兵力實在太少。在這種關係中，多瑙河南岸的情形，於我們比較順利些。由保加利亞，土耳其和德國部隊組成的一路新軍，正在多不魯札（Dobrukscha）的保加利亞邊境上並繼續向上在多瑙河畔集中，共計約有七師，但多寡甚是不同。

實際上，這便是我們在歐洲戰場最容易受傷的地方上，即羅馬尼亞邊境上，所有可以應用的一切。此外需要的兵力，或須從別的戰線上抽調，或須要取用那戰倦急須休息的隊伍，或者最後要

組織新的師團。但是組織新師的事，就我們和我們同盟國的情形說，恰恰都不方便。補充狀況常是同樣緊張，或者甚至還要提高，殊屬危險。又器具和彈藥的消費，因為戰事延長和各戰線的範圍擴大，弄得非常之大，只是這個原因，已足使我們作戰有運動不得的危險。關於土耳其的狀況我以後再說。

政治狀況

不但關於軍事全局，就是關於政治全局最初所得的印象，也需要一個單簡的說明。我從我們自己祖國的情形說起。

當作戰統裁被付託於我的時候，我以為我們本國的氣象雖然不是喪膽，但確實嚴肅。無疑地，因為近數月來的許多戰爭狀況，國內的人都失望。加之日常生活的困難又大大增高。中等階級在這種於他們非常有害的經濟狀況之下，所受尤為痛苦。糧食越過越顯得缺乏，收穫的希望也有限。在這種情形之下，羅馬尼亞的宣戰，意思就是要重新壓下本國的作戰意志。可是祖國現在還

是情願堅持下去。這種氣象能够保持幾久，強度如何，自然先不能說。最近時期的戰事經過，在這方面有巨大的效果。

至於德國對於它同盟國的關係，據敵人報紙的宣傳，我們在戰爭期中，是無限制地主宰它們。敵人以為我們緊握着奧匈聯邦，保加利亞和土耳其的頸項，如果它們不做我們要作的事，我們就要絞死它們。顛倒事實，莫此為甚。我以為德國與英國比較，在弱點以兩國對於它們同盟者的政治影響不同，表現得最為明顯。

譬如假使意大利政府，有一次沒有得不列顛的同意，敢於公開表示傾向議和，那英國隨時都可以單簡了當採用使受饑餓的方法，強迫這個協商國，繼續履行已經答應了的政策。英國也可以用同樣的強度無條件地去宰制法國。在這種關係上比較不受約束的只有俄國；但是俄帝國對於英國政治的獨立，在經濟和財政方面，也自有其限制。德國在這方面的地位比較該有許多的不利。假如我們的一個同盟國有分離的企求，我們手中有什麼政治的經濟的或軍事的力量去處置它呢？如果這些國度不是心甘情願，或者恐怕一定要滅亡，覺得要連在我們一起的話，那我們就沒有

權力拉攏它們。我要直說，這種不可反駁的事實要算我們全局上一個特別的弱點。

現在講各個同盟國。

奧匈聯邦內部政治狀況，在一九一六年夏季的發展，殊爲可慮。那裏的政治領袖，在我們到普勒斯的前幾星期，直言不諱地向我們國家當局說，多瑙帝國再不能忍受一種軍事政治失敗的負擔了。攻擊意大利的希望太大了，所以失敗之後，失望也非常之大。加里西亞窩里尼因線上抵抗的迅速失敗，在奧匈的大部分人民中，喚起了一種懷疑的悲觀。該悲觀在議會中尋着了無顧忌的回響；奧匈的領袖人物無疑地都受着這種氣象的影響。這樣可疑的觀念，從他們當中傳到我們方面，自然不是第一次。他們在那裏太不能相信自己了。他們不知道聚會自己的力量，不相信他們的力量有多大。我雖然這樣批判，但我並不是不認識二重帝國的政治困難，比我們統一的德意志祖國要無限地大。又食物也是一個嚴重問題。德人居住的奧國境地所受的困難尤爲痛苦。照我看來，絕對沒有理由令人不相信奧匈同盟的忠實。可是無論如何，我們都應該設法，免除加於這個國度的壓迫，愈速愈妙。

保加利亞的內政情況與奧匈不同，我敢說國民性要堅固些。這個國家一面爲保加利亞種族的政治統一而戰，同時亦爲確定它在巴爾幹的優先地位而戰。在柏林與德奧和土耳其締結的條約，以及直到現在的戰事結果，都似乎可以確滿足保加利亞的遠大希望。自然這個國家是從最近巴爾幹戰爭中，十分精疲力竭之後，又踏入新戰爭的。此外，它參加現在的戰事，遠沒有參加一九一二年戰爭時那樣一致的激昂慷慨。這一次的作戰，多半是由於它各政治家冷靜考慮，不是由於國民的忠義憤發。所以該國人民，現在佔有了所要求的地方，即感覺得滿足，不表示作新企圖的強烈傾向，那是不足怪的。它對羅馬尼亞宣戰的猶豫——在我到普勒斯時還未舉行——是否純由這種感情的流露，雖然到了今天，我還是疑惑。這個國度的糧食狀況，與德國比較要算好。

就大致說，我相信我們與保加利亞的同盟，將共同忍受或種軍事負擔，是有希望的事。

我對於土耳其，也有不少的信心。土耳其加入戰爭，沒有擴張政治權力的任何企圖。他們的領袖人物，尤其是恩佛帕夏（Inver Pascha）^①都明明認識，在這次宣佈的戰爭中，土耳其是不能有中立的。在事實上，人都可以想像，俄國和西方列強，是不能長久顧忌限制利用海峽的規定的。^②

這次開戰爲土耳其是個存在或不存在的問題，幾乎比我們別國還要危險。我們敵人開始就大聲明白宣告這項事，總算替我們效了一個勞。

土耳其在這次戰事中，直至現今，發展了一種使各國都驚訝的強度。它的自動作戰，使友人和敵人都詫異；它在所有的亞洲戰場上，羈絆着強大的敵軍。後來人在德國屢次責備最高統帥部，說它爲增援土耳其的戰鬪力，分散了自己的軍隊。但是他們做這個批評時，沒有注意到：正因爲我們對於同盟國有那些幫助，所以我們能够持續使十幾萬最好的敵人戰鬪隊伍，遠離我們中歐的戰場。

德國最高大本營

●恩佛爲當時土軍之副統帥。帕夏係土耳其官名，爲一省總督或海陸軍大將之稱號，或譯爲總督，督軍，今土耳其大員之名，多贅以此稱。

●一八五六年克里米戰爭後，巴黎和約規定：黑海爲中立區，黑海之中，各國皆不許駛行艦隊。

被召至最高統帥部

一九一六年春夏的經驗，證明爲我們和我們的同盟軍，有建立一個領導的負全責的司令部之必要。與各同盟國家君主磋商，創設了一個『最高大本營』。這個大本營被付託於德國皇帝陛下。德國野戰軍參謀總長受『最高大本營的委任』，有指揮之權，與各同盟軍參謀總長規定一切。因爲與我平行的各同盟軍的參謀總長，都非常和氣，而且對我十分了解，共同工作，所以我使用我的新權力，只須限於幾個特別重要的戰事決定。至於共同政治經濟問題的交涉，不在這最高大本營範圍之內。

因此，我最重要的責任，在給同盟國以全部作戰的要點，聚集他們的力量及活動，以達到共同的目的。如果最高大本營，把各個特別利益置到後面，甚而至於放棄，於戰事無大關係的顧忌，可以勉強在各戰場之一，得到一個貫徹的結果，那就適合我們一切的利益。但是在聯合戰爭不可改良的性質中，我們最高大本營，因爲各種各樣的顧慮，每每得到許多困難。

德國在這一次戰爭中，對於他的同盟國，是個與多取少的份子，而且達於最高度，是大家都知道的。自然我們不該，而且不能因爲這種確定，就抱着德國沒有同盟國，也能够實行這種巨大戰爭

的觀念。還有許多人表示意見，說德國所依靠的，只是殘廢的同盟國，這是一種對於事實重大的認識錯誤，片面的言過其實。他們沒有看見，我們各同盟國在許多地方，拉去了強大的敵人軍隊。

如果我現在回顧過去，我就有這種印像：從最高大本營的立腳點看來，我們任務最難的一部份，不在大舉作戰，卻在調和各個同盟國各種不同的利益。在許多情形中，政治狀況是不是比軍事理由還要重要迫切，我願置之不論。爲我們各種計劃和決定的一種特別困難，是在同盟軍的價值不同。我們接收最高統帥部後，才不得不逐漸學習：我們對我們同盟國可以有怎樣的希望和要求。

波蘭之役，我第一次認識了與我們軍隊直接合作的奧匈兵力，它在那時候，已經不能完全適合我們通常對於我們自己軍隊的要求。匈軍隊平均價值退步的主要原因，我已經說過，明明係由於在加里西亞和波蘭初作戰時，軍隊過度勇猛，純從正面作戰，受了極大的震動。後來人說，奧匈當時的進攻，得到了衝破俄軍攻擊的結果。但是這種結果或許用比較少冒險的方法和更微小的犧牲，也可以達得到。總之，俄軍在當時受損失之後，又休息過來了，但奧匈則不然，而且奧匈聯邦勇敢的企圖精神，一與俄軍對峙，就變成了一種持續的神經過度緊張的現象。奧匈最高統帥部十分

努力，想充補所受的重大損失，遇着了許多不可戰勝的困難。仔細討論這些困難，我以為可以不必。我只要提出這個問題：起初意志、精神和自信都很興旺，一旦頹唐之後，人力怎樣能够在二重帝國的混合民族中，重新鼓舞統一的國民的作戰精神呢？特別是將校團，在初期突擊時受了重大的死傷，更怎樣能够恢復到原有狀態呢？我們不要忘記，德國屢次長久能够拿出來的精神分子，奧匈聯邦是絕對沒有的。

如果有人以為奧匈全軍，兵士的價值，在各部隊中都是一律地逐漸減退，那是一種錯誤。多瑙帝國到最後還有價值甚高的隊伍。自然在危急狀況中，許多地方都表示一種強烈的傾向，不應該的悲觀。特別是奧匈高級軍官也受着這種影響。惟其如此，所以我們同盟軍的戰鬪意志，甚至在超羣逸倫的攻擊之後，非常頹唐下去，而且恰恰回到了它的反面。

因為上述的現象，自然有一種大不可靠的原素，被列入我們最高大本營的計算之中。我們無時無刻不怕同盟軍突然退卻，出乎我們意料之外，把我們放到完全改變的形勢中，因而推翻我們的計劃。轉瞬間的疲敝，各國軍隊都是有的，那是基於人類的天性。司令應該知道有這樣的事，不過

其程度之大小不能確定罷了。如果是個價值十全的隊伍，這種轉瞬間大都可以迅速戰勝，就令在極大的頹唐中，至少還有點攻擊的力量和反抗的意志。但是如果連這點最後的核心都完全焚燒了，那就要受苦了，然後這種禍害不只是荼毒有關係的隊伍，而且還要荼毒與它相連或散在當中的良好部隊；它們在側面和背後要爲大禍所控制，比那無大毅力的人所忍受的運命還要惡劣得多。我們在奧匈陣綫中所建造的砥柱，屢次得到這樣悲哀的結局。我們軍隊對於奧匈戰友的心情，不一定常是十分信任和氣，難道是可怪的事嗎？

但是就大體言，在這次巨大戰爭中，我們也不許輕視奧匈的成績，不許回想那屢次在期待失望的印象之下而生的痛苦感覺。多瑙帝國終久是我們的一個忠實戰友。我們共同經過了光榮時代，我們應該防備，在共同患難之中，我們內部分崩析離。

保加利亞軍隊的內部組織與奧匈聯邦不同。它的國民是完全團結一致的。保軍在大戰中，直到一九一六年秋，所受的損失都比較少。但是在批評它們價值時不可忘記，它不久以前曾經過了一次凶戰，在這次戰爭裏，將校團的精銳，甚至該國全部聰明才智之士，都喪失了最大部分。保加利

亞的軍隊想從新強盛起來，至少同奧匈聯邦一樣困難。此外，巴爾幹半島比較還是在原始狀況中，要叫軍隊使用爲現代戰爭絕對必需的戰鬪器具和交通器具，亦感困難。在馬其頓戰線與我對峙的，是有全價的法英隊伍，所以覺得特別明顯。只是這種原因，我們不但在物質方面，就是在人才方面，也非幫助保加利亞不可，是不用詫異的事。

土耳其軍隊的情形又與奧匈和保加利亞不同。戰前我們德國軍事顧問幾乎連工作的時間都沒有，更無論把土耳其軍隊紛亂的狀況加以澈底的改良。雖然如此，土耳其隊伍一大部分，仍是動員出發了。但是土軍在達達尼爾海峽（Dardanelles）以及在亞美尼亞（Armenien）初次的攻擊作戰，都受了非常重大的損失。雖然如此，它們的能力似乎還足以解決最高大本營開始給它的任務；防衛土耳其的國土。它甚至於還能够逐漸輸送大部分土耳其軍隊到歐洲。我們對於土耳其的軍事幫助，大半限於供給戰品和派遣多數的軍官。直到一九一六年秋，德國派到亞洲各戰場部隊，到土耳其能够自己接收並利用該各部隊工具時，我們得到土耳其最高統帥部的允許，都逐漸撤回了。

我們的物質供給，一直到非洲北岸的塞努西族（Senussi），我們用潛艇的幫助，特別供給他們槍隻和彈藥。送去的東西雖然少，可是特別提高了回族的作戰精神。他們爲我們作戰而奮鬥的實際結果，直到現今還不大清楚；或許他們的結果比我們當時所想像的還要大。

我們還試驗到非洲北部的內部，去幫助我們的戰友。除別種外，我們贊成恩佛帕夏一九一七年提醒的意見，給也門（Yemen）●諸部落以財政上的奧援，該諸民族總是忠於他們在君士坦丁的土皇。因爲亞刺伯沙漠中反叛的游牧部落，阻隔了我們到那塊去的陸路，又我們的潛艇因無充分的航續力，不能達到江海各岸，所以我們只剩下了空中的道路。但是最使我傷心的，是我們那時候還沒有一隻飛船能够戰勝天氣的困難，安全地飛過大沙漠，所以不得不停止這個計劃的實行。

我還要藉這個機會提前講一件事，一九一七年，我們試驗從空中道路上，輸送武器和藥劑給我們在東非的守備隊，我對之十分關切。大家都知道，策伯林（Zeppelin）飛船不得不在蘇丹

●在亞刺伯西南。

被召至最高統帥部